

商路留下了什么：过境、贸易与金融中心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还需追问的是，中世纪城市的过境和贸易功能对苏黎世后来作为金融中心的角色有何贡献。可以识别出六个要素，每一个都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反复出现。

第一是为他人业务提供服务的习惯。在本章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内，经过苏黎世的价值大部分属于他人：属于来自康斯坦茨、拉文斯堡、巴塞尔、米兰和科莫的商人，属于上德意志贸易公司，属于朝圣者以及阿尔卑斯山谷的农民。该城通过运输、储存、称重、征税、出售和保护这些货物来获取收入。船夫、货栈（Sust）管理人、谷物官员和通行税征收人，用现代术语来说，都是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人，客户的资产在一段时间内托付给他们。后来几个世纪的苏黎世，其银行、受托机构和资产管理人管理着属于世界各地客户的财富，是以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媒介中从事着同样的基本业务。

第二是公共保管管理。货栈（Sust）、谷仓（Kornhaus）和赫尔姆屋（Helmhaus）都是公共机构，货物在对议会负责的市政官员监督下在此存放、登记和放行。货栈管理人对其保管的货物负责，并按收费获得报酬，而其背后的当局则为其诚信提供担保。存放人、保管人和监督当局之间的关系是现代保管法、信托法和银行法的核心，因此早在第一批银行出现之前，这种关系在苏黎世就

商路留下了什么：过境、贸易与金融中心

已为人所熟知。《瑞士历史词典》（HLS）所记载的原则，即征收通行税的权利使当局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服务，为这一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¹

第三是标准的作用。苏黎世磅从莱茵河传播到乌里，并被等同于楚尔扎赫集市的重量单位，这表明一座小城对远超其自身领地的范围施加了规范性影响。²标准降低交易成本，并在互不相识的当事方之间建立信任。后来苏黎世机构在确立市场惯例、清算与结算以及金融服务监管方面的重要性，在此已有先例。

第四是通过条约获得市场准入。米兰条约保证直到米兰城壕都免缴通行税，表明联邦各方以政治和军事服务换取商业特权。³由于瑞士经济外交一再遵循这一模式，为瑞士金融服务谈判海外市场准入有着悠久的传统。

第五是行会监管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张力。苏黎世的行会宪制使贸易公司处于边缘地位，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集中。⁴这使该城免于巴塞尔在 1474 年经历的那种冲突，但也意味着苏黎世没有产生拉文斯堡公司，没有产生富格尔家族，也没有产生美第奇家族。当苏黎世的商业资本确实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丝绸和棉花贸易中增长时，它是在那些在行会体系边缘经营的商人家族中增长的。第一批私人银行正是从这些商号中产生的，并且有人指出，个别纺织商号在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发挥银行的功能。⁵中世纪的模式，即商人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在制度上却受到约束，因此塑造了苏黎世银行业后来所采取的形式。

第六是旧苏黎世战争的教训。通过领土取得、经济胁迫和外国同盟来确保一条商路的尝试，以失败、破坏和该城出口贸易的崩溃告终。从长远来看，真正保障了商路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争端的仲裁以及与邻邦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苏黎世金融中心后来所培育的可靠声誉，正是建立在这一经验之上。一座依赖

他人信任的城市，承受不起被视为掠夺邻邦贸易者的形象，而苏黎世在 1450 年之后也没有再作此尝试。

从日内瓦来看，这一对比颇具启发性。日内瓦在十五世纪拥有一个真正的国际集市，有意大利银行家和货币兑换，并在 1460 年后将其输给了里昂。⁶苏黎世没有这样的集市，其商人及其制度都是本地的。因此，它通往金融重要地位的道路，经由本地资本、本地制度和本地声誉的缓慢积累，经由为他人的货物和资金提供服务。这条道路的基础，部分是在利马特河和湖畔的码头上、在霍尔根和瓦伦施塔特的货栈（Susten）中，以及在中世纪晚期城市的通行税账簿和重量标准中奠定的。

1 注释

1. Polli-Schönbörn, “Zölle”, HLS（出处同上）。
2. Dubler, “Masse und Gewichte”, HLS（出处同上）。
3. Glauser, “Mailänder Kapitulate”, HLS（出处同上）。
4. Illi, “Handelsgesellschaften”, HLS（出处同上）。
5. Lina Giusto, “Einst wichtigster Zürcher Industriezweig: Wie aus der Seidenweberei ein Finanzplatz entstand”, Limmattaler Zeitung, <https://www.limmattalerzeitung.ch/limmattal/einst-wichtigster-zuercher-industriezweig-wie-aus-der-seidenweberei-ein-finanplatz-entstand-ld.1498481>。较早的文献参见 Hans Conrad Peyer, Von Handel und Bank im alten Zürich（1968 年），列于 “Hans Conrad Peyer (Historiker)”，德语维基百科，[https://de.wikipedia.org/wiki/Hans_Conrad_Peyer_\(Historiker\)](https://de.wikipedia.org/wiki/Hans_Conrad_Peyer_(Historiker))。

商路留下了什么：过境、贸易与金融中心

6. Bergier, “Handel”, HLS（出处同上）。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what-the-routes-left-behind-transit-trade-and-the-financial-centre